



## 学科综述

# 2015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刘仕国\*

**摘要：**世界经济统计学 2015 年的焦点，包括全球生产的核算和国民账户体系的未来、国际贸易统计、国际金融统计和国际投资统计。此外，本文还简要阐述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领域中作用重大的八个国际组织。

**关键词：**全球生产核算 国民账户体系 国际贸易统计 国际金融统计 直接投资统计 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 一、引言

世界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基于观察（observation-based）来测度世界经济事务，并基于观察所得数据用定量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探索世界经济的规律性。其中，“世界经济”或者为全球经济整体，或者为世界的代表性区域或代表性经济体。

本综述主要关注“世界经济事务”测度类文献，但这类论文在《世界经济年鉴》指定的中英文期刊中并不多见。为全面反映世界经济统计学的全貌，本综述另外纳入了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统计当局发表的统计文献，前者如联合国统计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

此外，实证探索世界经济规律性的文献绝大部分属于特定学科的应用性文献，应归属于这些应用类学科。本文不会将这些文献纳入随后综述，仅在此简略概述。2015 年部分代表性文献请参见本卷“世界经济统计学 2015 年最佳论文”栏目及其评选问卷，其中宏观经济统计类的代表性议题包括利用互联网搜索行为预测宏观经济（刘涛雄、徐晓飞，2015）<sup>①</sup>、中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苏治、徐淑丹，2015）<sup>②</sup>、中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

---

\* 刘仕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统计学和全球宏观经济，liusg@cass.org.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并自负文责。

① 刘涛雄、徐晓飞（2015）：“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经济研究》，第12期，第68-83页。

② 苏治、徐淑丹（2015）：“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基于创新与效率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第4-25、205页。

测算(闫坤、刘陈杰, 2015)<sup>①</sup>、中国开放度测算(吕志鹏等, 2015)<sup>②</sup>和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算(戴翔, 2015)<sup>③</sup>, 国际贸易统计学代表性议题如“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贸易潜力测算(孔庆峰、董虹蔚, 2015)<sup>④</sup>、经济发展统计类的代表性议题包括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彭水军等, 2015)<sup>⑤</sup>和中国基尼系数走势评估(杨耀武、杨澄宇, 2015)<sup>⑥</sup>。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学多个子学科均涉及的议题, 如 Jurado et al. (2015)<sup>⑦</sup>、Burke et al. (2015)<sup>⑧</sup>、Manski (2015)<sup>⑨</sup>、Rossi & Sekhposyan (2015)<sup>⑩</sup>、Cogley & Sargent (2015)<sup>⑪</sup>、Al-Najjar & Shmaya (2015)<sup>⑫</sup>、Caporale et al. (2015)<sup>⑬</sup>, 分别获选本年鉴“世界经济统计 2015 年最佳英文论文”之 TOP2、TOP3、TOP5、TOP6、TOP7、TOP11、TOP15。

2015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发表的文献包括如下五个主题: 国民账户体系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的进展, 国际贸易统计进展, 国际金融统计进展, 国际投资统计进展, 世界经济统计治理。本文随后内容按此展开, 最后一部分是全文小结。

① 闫坤、刘陈杰 (2015): “我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 《财贸经济》, 第 1 期, 第 17 - 26 页。

② 吕志鹏、王红云、赵彦云 (2015): “经济开放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 期, 第 14 - 24 页。

③ 戴翔 (2015):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 《中国工业经济》, 第 1 期, 第 78 - 88 页。

④ 孔庆峰、董虹蔚 (2015):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2 期, 第 158 - 168 页。

⑤ 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 (2015): “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研究》, 第 1 期, 第 168 - 182 页。

⑥ 杨耀武、杨澄宇 (2015): “中国基尼系数是否真地下降了? ——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数区间估计”, 《经济研究》, 第 3 期, 第 75 - 86 页。

⑦ Jurado, K., Ludvigson, S. C. & Ng, S. (2015). Measuring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3), 1177 - 1216.

⑧ Burke, M., Dykema, J., Lobell, D. B., Miguel, E. & Satyanath, S. (2015). Incorporating Climate Uncertainty into Estimates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2), 461 - 471.

⑨ Manski, C. F. (2015). 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in Official Economic Statistics: An Appraisal Fifty Years after Morgenster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3 (3), 631 - 653.

⑩ Rossi, B. & Sekhposyan, T. (2015).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Indices Based on Nowcast and Forecast Error Distrib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650 - 655.

⑪ Cogley, T. & Sargent, T. (2015). Measuring Price-Level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 2012.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4), 827 - 838.

⑫ Al-Najjar, N. I. & Shmaya, E. (2015). Uncertainty and Disagreement in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3 (4), 778 - 808.

⑬ Caporale, G. M., Ali, F. M. & Spagnolo, N. (2015).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A multivariate GARCH-in-mean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54, 70 - 92.



## 二、国民账户体系的现状与未来

### (一) 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在全球的推广<sup>①</sup>

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2008 SNA)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采纳。截至2013年,联合国95%的会员国(183个国家,含97%的亚洲发展中国家、100%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中国家、91%的非洲国家和92%的大洋洲国家)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但约10%的国家没有每年上报,5%的国家在过去五年中完全没有报告。只有约55%的成员国能以 $t-1$ 的时滞提交数据。若以最高 $t-2$ 的时滞提交数据,该比例提高至81%。

截至2013年报告期,193个会员国中有165个(85%)实施了1993 SNA或2008 SNA。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所有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经济体以及80%的发展中国家都根据1993 SNA或2008 SNA规定的方法报告国民账户数据。另外,实施1993 SNA或2008 SNA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分别为69%和81%。

只有43%(83个)的会员国提供“最低要求数据集”表格,这主要是缺乏报告世界其余国家账户所致。因此,必须将国际收支统计纳入国民账户。

遵守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大约85%的会员国已实施1993 SNA或2008 SNA。每年8月是提交国民账户调查表的截止日期,但只有十个会员国已根据2008 SNA报告数据。2014年8月以来,若干会员国采用2008 SNA方法,尤其是欧盟成员国。截至2015年春,已有28.5%(即55个)会员国实施2008 SNA。

主要受资源的限制,一些会员国只践行了2008 SNA的部分建议。例如,有些会员国选择以渐进方式实施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集中解决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和最低要求数据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新估数、央行产出、军事开支和地下经济更全面的估计数。

在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一年中,一些会员国颁布了经修订的国民账户,反映明显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这些修订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较新基准年和对经济活动更详尽的衡量。在出现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显著上调的大多数情况中,以前使用的基准年是十多年前的。虽然这些更新国民账户的努力值得赞扬,但目前仍有约80个会员国使用2005年之前的基准,约30个会员国使用2000年之前的基准。

考虑到基准年过时、约15%的会员国根据1968 SNA汇编国民账户数据、最低要求集的遵守率相对较低等因素,需要更努力地为国民账户数据汇编指定基本源数据,在国家层面尤其如此。

<sup>①</sup>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E/CN.3/2015/11。

## (二) SNA 的未来

2015年4月16-17日, IARIW-OECD 联合召开特别大会“SNA 何去何从?”, 组织了4个主题演讲和9场分会, 合计收到论文33篇(van de Ven, 2015; IMF, 2015)<sup>①</sup>。

SNA 中最广为人知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是 GDP。围绕 GDP 或 SNA 未来的前景, 与会者的观点分成如下三类。其一, 部分与会人员认为 GDP 没有测度福利, 因而呼吁 GDP 应大幅改变甚至被替代, 以明确纳入社会与环境议题, 包括收入分配与未付酬工作。事实上, 这种观点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认同。这部分人士认为, 基于 GDP 的 SNA 未来将会式微。其二, 部分与会人士认为, SNA 已经获得许多应用, 最新的应用就是帮助各国控制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这再次证明其成功性。其三, 许多与会者的观点则介于上述两种极端观点之间。他们认可 SNA 的基本框架, 但觉得其尚需许多改变, 以跟上这个高速变化的世界, 比如 GDP 应包括更多形式的资本, 对全球化的处理要适当。

这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如下。

——社会与环境问题十分重要。在正式改变 SNA 之前, 这些内容也可纳入包容性更强的统计框架, 后者可暂命名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SNEA), 而现有 SNA 可作为 SNEA 的一部分, 所享地位同其他专题相等。

——在 SNA 或 SNEA 中, 家庭相关指标应得到更大重视, 比如各种家庭组别的收入、消费、储蓄和财富的分配, 最终均可纳入经济福利的综合测度之中。

——人们建议的 GDP 或 SNA 许多扩展更依赖建模而非主要基于观察值的账户, 充分整合二者不具实践性, 对用户而言更是远不可及。

——最重要的是, 要设计一套灵活的统计体系, 并改善宏观数据同微观数据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同企业会计实践之间在概念与定义上的关联。

——因为初衷是用于行政管理目的的, SNA 应尽可能保持稳定(避免频繁修订)。SNA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 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跨境核算战略(该战略的首要目标是财政优化, 次要目标才是通过区位优势实现增加值最大化), 如何测度知识和无形资产对经济发展日渐增大的作用, 如何测度金融服务。即使就 SNA 深远变革的原则达成了共识, 仍需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 方可正式付诸全球实践。中期内, 这种实验性的工作可纳入扩展的统计框架。

——每个国家, 无论其规模多小, 只要基于 SNA 的概念和特定的编纂指南, 即使统计系统不发达, 仍可得到高质量的宏观经济统计, 并有可能全面践行 SNA。

——SNA 遭受许多批判, 源于自身测度什么和不测度什么未得到大量用户的理解。为此, 编制一份极简 SNA 概要, 解释如下内容: 核算框架的派生指标及其优劣, 这些指标同经济理论的关联, 经济政策的目标变量。该概要将极其有助于用户, 并可能避免某些误导性的批判。此外, 应抓紧对外宣传国民账户的各种产品, 不仅要同公众大量沟通, 而且要同研究界和政策制定者沟通, 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sup>①</sup> van de Ven, Peter (2015). IARIW-OECD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national accounts: “W (h)ither the SNA?” In OECD *The Statistics Newsletter*, Issue No. 63, September, page 12 - 13.

ISWGNA (2015).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SNA News and Notes*, Number 38, December, page 1 - 2.



### 三、全球生产核算的进展

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或全球生产，其核算是近年来的热点。一个原因可能是，跨国生产主要来自跨国公司（Ramondo et al., 2015）<sup>①</sup>。

#### （一）《全球生产测度指南》：框架与意义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经合组织/欧统局的专门工作组指定了指南《全球化对国民账户的影响》（2011）。该指南着重指出了一些概念和测度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按此，欧洲统计员会设立了欧洲经委会全球生产工作队，以解决这些问题。该工作队2015年发布了《全球生产测度指南》（UNECE, 2015）<sup>②</sup>。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主要关注涉足全球生产之跨国企业的行为，应用2008 SNA的国际核算标准和IMF《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的框架，主要目标如下。其一，提供一个概念框架，以理解跨国企业的结构、所有权尤其是无形资产（如专利和相关特许服务流量）的显着性。其二，为处理本土跨国企业所遇到的全面挑战提供实践指导。其三，提供不同国家的具体案例和最佳实践，编制全球生产统计。其四，讨论近期的一些相关倡议，如增加值贸易倡议。其五，规划未来的工作。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包括如下11章：简介；全球生产安排的类型；跨国企业内部的经济社会原则；全球生产中知识产权产品的所有权；全球生产测度——数据来源与编制挑战；大型且复杂的企业单位；测度增加值贸易；多领土（multiterritory）企业<sup>③</sup>；准转口贸易（quasi-transit trade）及类似现象的测度问题；三角服务贸易（merchandising of services）；结论与未来议程。

全球生产的分类有助于识别跨国生产过程中的协作程度，包括识别领先企业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程度，尤其是无工厂物品生产者（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s, FGP）的核算问题，有助于理解全球价值链内部交易的性质。

全球生产安排（global production arrangement）的测度挑战。该安排有三类：货物送往海外加工；三角贸易（merchandising）；无工厂货物的生产。该报告阐明了相应数据的需求及来源，评估了现有数据搜集体系（行政登记，企业核算，大数据，额外调查），并建议加强国际数据共享机制。

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增加值贸易测度，同全球生产现象关系密切。增加值贸易测度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投入-产出的表式与建模。该测度有助于详细展示一国贸易的真正依存度（如增加值依赖或就业依赖）。增加值贸易分析的价值，大大依赖于国民账户和BPM测度全球生产

① Ramondo, N., Rodríguez-Clare, A. & Tintelnot, F. (2015).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Data and Stylized F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530-536.

②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2015), *Guide to Measuring Global Produ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③ 这是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BPM6）提出的名词。这类企业的临时或永久运营基地分布于至少2个经济领土。BPM6的4.41段称，这些基地的运用犹如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各基地没有单独的账号或决策权，无法作为该企业的单独分支机构。这类企业多集中于运输业。

安排的全面性和正确性。

## （二）《全球生产测度指南》：结论或建议

其一，关于全球生产安排的术语。术语分类有助于明确如下要义：GVC 中各主体的作用；生产链上投入、产出与资产的经济所有权人；GVC 内部交易的性质。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更新该分类。全球生产已进入服务领域，有必要加强分类研究，更详细地研究国际服务安排者遵循的商业模式，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收集到国际服务价值链的足够证据。

其二，FGP 的产业分类及其交易的登录。这类生产商外包自己的制造活动，但拥有相关知识产权产品（IPP）且控制该生产过程的产出。

越来越多人不满意现有 FGP 分类办法。按 ISIC Rev. 4 的严格说明，FGP 应归类为分销商（如果 FGP 不提供且不拥有产品形态改变过程所需有形投入品，即使 FGP 提供产出的技术规格、拥有并提供生产中所用的其他关键投入品，后者如 R&D）。提供关键投入品（如 IPP 服务，亦即产品的设计图），意味着 FGP 参与的活动已不仅仅是贸易。因此，ISIC Rev. 4 所秉持的“有形投入品所有权的投入”标准应扩展，以纳入关键服务投入品（如 IPP 相关）。本指南基于如下理由另外建议将 FGP 归为生产商：FGP 既不是分销商，也不是制造商，而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商，尚未从当前产业分类中剥离出来。因此，该建议的第一步是提出 FGP 分类规则，以更好地分析 FGP 的特征，检验各种核算办法。如何检验 IPP 在这类公司生产活动中的显著性，以阐释 FGP 同分销商的分界线？本指南为此提供了新的指导。

上述建议同国民账户顾问专家组（AEGNA）的意见是一致的。下一步的优先工作，是整理更多的实践经验，包括 FGP 分类标准的进一步打磨经验及相关交易在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的登录经验。

现在，大多数高技术产品均包括产品（即硬件）和服务（如软件、研发）部分，二者之间常常难以彼此剥离。类似地，GVC 上各公司的产出可能是彼此相关的货物与服务。货物与服务之间的区别，货物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区别，可能经常是模糊的。而且，在现行统计标准下，承包商如果拥有有形供应品和投入品并转化为所制成的产品，其产出常常应登录为“货物”而非“服务”。在未来修订 SNA、BPM、CPC 时，货物 - 服务的区别应进一步仔细检视。

与全球生产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统计单位（statistical units）。SNA 用“基层单位”（establishment）作为编制产业统计尤其是供给 - 使用表的统计单位。SNA 一直假设，凡属于同一产业组别的基层单位，必具有同质的生产功能。然而，生产的区域分散化或国际分散化以及新型生产者的涌现，已经弱化了该假设。新实践要求重新考虑供给 - 使用表中的统计单位和建基其上的产业分类。相应地，与统计单位相关的“机构单位”（institute unit）概念以及建基其上的“机构部门账户”也日益受到全球分散生产的冲击。SNA 一直假设，凡机构单位，必拥有决策自主权或做出经济决策的能力进而拥有完整的一套账户，但该假设在 SNA 编制实践中却有不同的理解与执行，可能影响相应数据的国际可比性。此外，专属机构（captive unit）是不是机构单位，也存在认定问题。政策分析者越来越希望打破供给 - 使用表同机构部门账户之间的藩篱，以深入分析实体经济、收入同金融之间的联系，但却受阻于产业基层单位和机构基层单位不一致这一“先天不足”。在行政管理数据作用日隆且减轻统计调查负担压力日大的现实情况下，该正式权衡 SNA 同时保留这两种“统计单位”的利弊了。为此，ISWG-



NA 已决定建立“统计单位任务组”(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Units)来研究该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ISWGNA, 2015)。<sup>①</sup>

### 其三, 经济所有权: 理论与实践

2008 SNA 建议, 进口和出口的登录应严格基于所有权的变化。为他人拥有的有形投入品(即待加工货物)增加的制造性服务, 以及三角贸易,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但是, 该原则正受到如下案例挑战。

应建立补充表 (supplementary tables), 以反映跨国公司通过特定目的实体 (Special Purpose Entity, SPE) 进行的 IPP 投资。通过建立合法的 SPE 进行全球地理维度上的布局, 跨国公司将自己的 IPP 所有权分配给这些 SPE, 以获得最大税后利润。如果不是该安排, 这些 SPE 就会跟全球生产活动不相干。这种 IPP 服务显然是“伪造”的, 但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编制者难以识别并剥离这种法律安排, 不得不将其登录为 IPP 投资利润, 尽管 2008 SNA 可能并不视这些 SPE 为经济所有者。

即使不经由 SPE, IPP 的经济所有权原则有时也难以应用于跨国公司身上。在跨国公司内部, IPPs 的创设、法律所有权及生产应用, 可能涉及分布在多国的多个实体, 大大增加了同贸易相关 IPP 登录的复杂性。本指南建议, 基于必要的信息进行判断, 可将 IPP 使用同 GVC 链上各国适当联系起来, 但这些必要信息可能仍难获得。

对多领土企业或类似企业(如在海外从事大型建筑项目的建筑公司)应用经济所有权原则也面临挑战。登录这些企业的产出, 需要逐国建立虚拟 (notional) 的单位, 并在这些机构间按比例分配交易量和资产所有权。这需要相关国家统计局精密合作。各国在登录该类交易的经验仍待持续分享。

全球生产核算方法, 包括在 GVC 内分配经济所有权的核算法, 应与时俱进。全球化仍在进行中, 仍会催生新型的全球生产安排。此外, 国民账户所用的单位有待重新考虑。

### 其四, 测度全球生产需要开辟新的数据来源。

协调国际货物贸易统计 (IMTS) 和国民账户 - 国际收支中的进口与出口统计, 需要数据支持。但是, 受限于相关国家的不同情况, 这些数据可能不易获得。本指南为调整这些数据的收集提供了建议, 其中关于额外所需数据的建议如下。

——识别 IMTS 中不涉及经济所有权转移的货物进口与出口 (如送往海外待加工或修理的货物), 以及国民账户或国际收支统计中不应登录的进口或出口。

——在海外购买或销售的货物, 应登录为国民账户或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进口或出口, 但应予识别。这些交易未跨越经济边境, 因而也未列入 IMTS。

——在企业调查中, 关于受访单位所持存货的设计理念, 应基于所有权原则而非经济领土原则。在海外所持货物类存货的变动, 需登录在供给 - 使用表中; 类似地, 所持海外存货, 要同国内所持存货剥离开, 并明确登录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和贸易利润 (margin, 扣除持有损益) 中。

——国际服务贸易数据的搜集, 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测度国际服务贸易尤其困难, 主要原因有二: 服务供应模式多样且差异巨大; 国际贸易政策同国内非关税政策之间的交织较过去更为严密。在国际服务贸易调查中, 建议明确纳入集团内部诸单位之间的服务交易问

<sup>①</sup> ISWGNA (2015).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Units, *SNA News and Notes*, Number 38, December, page 2 - 4.

题,包括这些服务之于跨国公司活动以及集团内部各单位之间相关产出或消费的相对规模。作为受访者,跨国公司属下机构可能被问及其所购管理类服务中来自附属企业的贡献。R&D调查是获取 R&D 相关国际贸易流量信息的次优方式。

要获得上述诸项数据,许多国家需要拓展现有各种统计的范围,但相关统计机构却面临许多中短期约束。因此,最现实的办法是充分用好现有各种数据资源(含企业调查结果、货物贸易统计、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其中重要步骤就是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协调处理。应予优先进行的,就是基于一体化的企业登记:将企业统计登记同海关登记连接起来。此外,应最充分地利用现有海关统计数据或税务当局的信息。

其五,全球生产测度新法。

“共同国际商务登记”,如《统计企业登记指南》(The Guidelines on Statistical Business Registers, UNECE 2015<sup>①</sup>),针对最复杂跨国公司而开发,有助于在国与国的基础上用彼此一致的方式划分企业经济活动的国别归属。该登记可能会成为平台,支持基于微观数据的全球化统计,有助于辨识跨国公司众多成员单位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所发生的交易。当然,该类登记未来应更多地着重全球化相关问题尤其是全球生产的特征。

国家统计局之间应共同努力,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跨国公司属下诸公司之间服务流的登录。知识产权产品(IPPs)生产者对该产品所有权的识别,显然易于该产品用户的识别。当跨国公司属下各单位之间的 IPPs 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未设立在同一国家时,各国统计机构之间应优先加强协调,至少在针对最大的跨国公司时应如此,以避免贸易统计的非对称性。在数据交换时,应考虑保密政策和现有限制。未来应探索各国统计机构之间严格基于统计目的(如改善数据的有效性)开展微观数据交流的可行性,国际组织则应考虑自己在该过程中的具体促进作用。建立永久论坛,各国专家分享全球生产安排相关测度问题的信息和经验,包括便利新案例的研讨、识别最佳实践、增进核算实践的协调。

其六,价格与物量测度。

国民生产账户核算 GDP 的价格与物量时应适应全球生产者产出的关键特征。价格指数的代表性取决于其所覆盖产品的特征和地理范围的大小。全球生产的货物与服务,其特征可能不同于那些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典型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如下货物与服务:工业加工服务;FGP 安排中主生产商和承包生产商的产出;同三角贸易相关的贸易服务;总部办公室的服务;公司内部各单位间的其他服务;IPP 相关服务(尤其是 R&D);在海外持有的存货。

其七,双边贸易统计和投入产出表:双边协调。

增加值贸易测度的一个关键是投入产出分析,为此特别需要避免或者减少贸易统计中的非对称性。此外,从开始就要从全球维度进行国别统计,包括基于产业分类和企业功能进行加总,后者如分为加工者、FGPs、外国公司等组别的加总。这些新增的分类,将有助于按 GVC 识别商务功能。

全球生产测度未来的议程。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交流复杂案例,识别最佳实践,增进核算工作的协调。全球生产安排分类的检验、精炼或扩展。实践经验交流,如数据搜集、编制方法、大型且复杂企业单位(LCUs)的组织、交叉与合作。国际数据冲突。同价格统计人员协作改善 GVC 内特征交易的价格与物量测度。建立网站:用于案例研究的收集与发布,探索新方法。

① UNECE (2015). *The Guidelines on Statistical Business Registers*. Geneva, ECE/C ES/39.



### （三）《全球生产测度指南》：未来行动

全球生产安排的分类应经常更新。这种更新的基础在于审视新的案例研究尤其是 FGP 和全球服务生产者领域的案例研究。该更新需要集相关领域的专家之力，包括国民核算和 BPM 的经济分类专家、商业登记专家和其他相关领域（如企业调查、外国附属机构统计、FDI、国际货物贸易统计、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研究与开发）的数据专家。此外，还需要坚持国民账户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的例行对话，跟踪并适应企业核算的新进展。

FGP 工作组（TFGP）仍需要继续推进经济分类和 FGP 的核算处理工作。最紧迫的是提出 FGP 在 ISIC 中的识别规则，并由相关国家统计机构进行检验，从而达成可靠结论，供 ISIC、SNA 和 BPM 未来更新所用。

区分 GVC 内的货物与服务，供 ISIC、SNA、BPM 和 CPC 未来更新检验。

精确设计开发补充表，记录 SNA 或 BPM 中“虚假的”IPP 服务，以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流量的显著性。

坚持交流多领土企业核算和最佳实践（按比例分配法）识别的经验。特别地，建立一个论坛，以对称交流全球生产测度相关的新调查方法、数据来源和编制方法。

测度全球生产中典型货物与服务类的价格与物量，并优先纳入《价格与物量测度手册》（Eurostat）和 PPIM（IMF）未来的更新之中。

应建立数据比较项目，以帮助克服货物与服务统计中的双边非对称性。应开发全球性链条分割或商务功能的分类，作为 ISIC 和 CPC 的补充，以改善国际贸易统计的可比性和数据的有效性。

## 四、国际比较的进展

### （一）关于世界银行 2011 年的国际比较项目

2011 年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的报告，2015 年正式出版（World Bank, 2015）<sup>①</sup>。该书电子版 2014 年即已发布，基于该电子版的有关综述参见刘仕国（2015）<sup>②</sup>。

ICP 调查框架及数据核验。ICP 项目要求参加的国家地区调查两个方面数据：在国际标准的国民核算体系（SNA）框架下 GDP 支出 155 项基本分类数据；每一基本分类下若干种商品和服务价格数据。居民消费规格品目录分为区域目录和全球目录两类，不同区域和国家采价的具体规格品数目有所不同，而非居民消费规格品目录完全相同。对调查数据的审核和验证有三级：国家级，区域级，全球级。每级审核与验证有 5 个标准，各标准的临界值根据实

<sup>①</sup> World Bank (2015).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cs: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sup>②</sup> 刘仕国（2015）：“2014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载于《世界经济年鉴 2015》（张宇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424 - 436 页。

实践经验判定,只作为数据审核的参考。审核中的突出问题有三:因规格品的质量特征和计量单位不同,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价格差异过大;区域价格水平受基准国家(地区)的数据质量影响大;ICP价格数据与CPI数据难以协调一致。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测算方法。PPP测算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各区域办公室测算以本区域基准货币表示的各国PPP,每一区域选定各自的基准货币,如OECD/欧盟为美元,亚太地区为港币,独联体为卢布;然后,全球办公室把区域比较结果链接成全球比较结果,取得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所有参加国家和地区PPP。房租、政府公共服务、建筑项目等不可贸易品,受各国制度政策、资源优势、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特质性和复杂性,国际可比性较差。本轮ICP对这些项目的比较进行了特殊处理。与2005年相比,2011年ICP在全球链接方法、汇总方法和特殊项目处理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变。此外,参加ICP项目的国家(地区)数目从2005年的146个增加到2011年199个,各国修正了GDP支出分类数据,加上统计误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比较结果。世界银行没有修正2005年发达国家的PPP数据,而大幅下调发展中国家PPP数据,修正幅度过大且分布不均。

关于2011年ICP,余芳东(2015)<sup>①</sup>认为,相对于设计初衷,2011年ICP的调查数据质量仍有欠缺,不同国家之间规格品的同质可比性仍有提升空间;比较方法仍待继续改进和完善;部分区域和国家比较结果令人困惑和费解;近两轮比较结果差异过大,互不衔接;区域结果与全球结果相脱节。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5: Foreword)自己则认为,联合国成员国对ICP的参与率得到提升,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论得到改进,透明度加大,参考资料增多,质量评估过程更加顺畅,PPP更易于推广使用。显然,世界银行的评价更为积极肯定,余芳东则持保留意见较多。这种评价差异充分地反映了各自参照基准的不同:前者参照的是2005年的ICP,后者参照的是ICP的设计理念。

ICP将成为全球统计项目的永久内容。为缩短未来轮次之间的间隔,联合国主席之友将就ICP的方法论、能力建设和融资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将同ICP用户的需求和参与国的统计能力一起,共同决定ICP未来的运转。ICP下一轮次为2017年。

ICP2011的结果为佩恩表(Penn Table)的更新奠定了基础。Feenstra et al. (2015)<sup>②</sup>展现了基于ICP最新结果的最新(即第八代)佩恩表,为延续标准的国际GDP比较提供了最新数据。该表的特点如下。其一,首次引入基于生产角度计量的GDP,通过合并ICP数据与进出口数据,在新版佩恩表中同时纳入基于生产角度的GDP和基于支出角度的GDP。其二,利用多年ICP基准数据推算实际GDP,而此前则基于国民核算账户进行估算。其三,重新引入了股本的计量方法,并首次引入了各国之间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总之,新版佩恩表涵盖的一系列计量方法,将非常有助于衡量各国在各时点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该文获选本年鉴“世界经济2015年最佳英文论文”TOP1和“世界经济统计学2015年最佳英文论文TOP1”。

<sup>①</sup> 余芳东(2015):“世界银行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结果及局限”,《统计研究》,32(1),第11-19页。

<sup>②</sup> Feenstra, R. C., Inklaar, R. & Timmer, M. P.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150-3182.



## （二）关于中国历史时期 GDP 的估算与国际比较

从 20 世纪后期起，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此背景下，重新评价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倪玉平等（2015）<sup>①</sup>梳理了中国历史 GDP 研究成为全球学界焦点的历程，总结其中的问题，预测可能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30 年代，GDP 统计工具正式诞生，并被经济学家运用于长期增长研究，包括探求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东西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历史时期 GDP 研究与世界历史时期 GDP 研究几乎同步，并成为国际持续引用的经典成果。

由于缺乏 1930 年代以前的数据，上述学者留下了如下两个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前现代发展水平同现代经济增长之间差距如何？中国经济在英国工业革命前究竟达到何种水平？这两个问题极富学术价值，随后的研究围绕它们陆续展开。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学界的相关讨论具有鲜明的起步阶段特征。1990 年至今，研究者将 GDP 的核算由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向前延展，产生了一批迥异于以往的学术新成果，推翻了克拉克·沃伯顿、库兹涅茨等人有关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观点，证实了一个新共识：真正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而非 19 世纪初的工业革命。该共识被称为“早期近代主义者的挑战”（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这一时期，中国历史 GDP 研究出现了如下新趋向：研究方法多元化；关注时空不断拓展；估算结果泾渭分明。

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欧洲 GDP 的研究，推动国际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等非欧洲世界同期的经济表现。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和英国数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成果<sup>②</sup>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贡德·弗兰克等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有力证据。美国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oy）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事实上，此后国内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 GDP 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上述三人挑战传统的讨论而展开。

中国历史 GDP 研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纽带，也是加深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理解的桥梁。在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之后，该领域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倪玉平等（2015）获选世界经济统计学 2015 年最佳中文论文 TOP7，其内容简介参见本卷随后“世界经济统计学”最佳中文论文栏目。

## 五、国际贸易统计的进展

国际贸易复杂性的增加，更加增大了人们对优质外贸数据的需求。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国际任务生产日益兴隆，国际贸易日趋复杂，使得测度与分析增加值贸易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国际贸易统计的详细程度和质量都需要提升，要加大新领域的贸易统计工作力度，如

<sup>①</sup> 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2015），“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 GDP 的测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第 187-202 页。

<sup>②</sup> *The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http://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

增加值贸易 (TiVA) 和按企业特征统计的贸易 (Trade by Enterprises Characteristics, TEC)。<sup>①</sup>

国际贸易统计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联合国统计局贸易统计处 (the Trade Statistics Branch) 设立了一个大数据项目。该项目执行团队包括意大利统计办公室、荷兰统计局、米兰理工大学、MIT 研究中心、Eurostat 和 OECD。他们利用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进行网络分析, 以发现区域价值链。即使最终产品会销往全球, 但其中间投入物品与服务倾向于仅集中于有限数量的经济体, 而且这些经济体通常位于同一区域。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可能影响公司的区位选择、价值链上物品与服务流动的顺畅程度及其对外竞争力。<sup>②</sup>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拟推出一套扩展的国际及全球账户体系, 作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测度框架。该体系具有如下特点。其一, 强调使用同企业相关的微观数据和行政管理数据, 将它们同国际贸易数据联系起来, 并加强这些微观数据的国际共享 (要处理同数据保密相关的法律框架及其他潜在问题)。其二, 作为 2008 SNA 和 SEEA 的扩展, 该体系将整合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维度。其三, 综合考虑各国统计体系的差异性, 并达到用户需求同这些统计相关工作与成本之间的充分平衡。

为推出该体系, 需要推进如下项目。其一, 推进并改善全球性企业集团的登记工作, 基于欧元集团 (EuroGroup) 同一项目的经验, 但也要汲取其教训。其二, 改善企业异质性的测度。该工作需要基于微观数据的各种加总, 提出企业功能分类, 同时注意密切衔接 ISIC 的任何变动。其三, 要解决双边贸易和 FDI 统计中的非对称性。其四, 依托全球供给 - 使用和投入产出表的发展。目前, 该表正由 OECD 联合其他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开发。

全球投入产出表 (global input-output table) 是从宏观上描绘世界分割生产最常用的方法。OECD 和 WTO 联合开发的全球投入产出表, 基于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数据和 37 个细分产业, 将 57 个经济体 (2015 年已拓展到 61 个) 的投入产出表合并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最关键的挑战是识别并建立一国出口同进口国中间品购买者 (产业) 或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联系。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数据需求。多数国家尚不能估计特定产业所用某既定商品的全面进口情况, 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系统地按产业用户 (或最终需求类别) 展示该进口品的来源 (按来源国和来源产业)。而这是构建全球投入产出表的中心议题。大多数国家能够估计某特定商品出口到特定国家, 特别是能够识别该贸易品是中间品、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在构建全球投入产出表时, 必然要对数据估计做出许多假设, 其中主要是“比例性”假设: 某国进口的任一商品在所有使用行业之间是平均分配的。基于联合国统计司建立的 COMTRADE 数据库, 所有双边贸易品均可以按该货物的属性分为中间品、消费品、投资品及其他类别, 该数据库可以按数据报告国、伙伴国和协调海关码对贸易数据分类。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家按伙伴国核算的双边贸易流同供给 - 使用表相应贸易流量是一致的。

为改善质量,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尚需做到如下几点。其一, 各国编制投入产出表时应遵循相近的计算假设。其二, 各种形式的全球生产应恰当登录。其三, 各国的供给 - 使用表中必须具有进口流量矩阵。其四, 各国双边贸易流量的编制应基于供给 - 使用表且保持一致。其五, 部分国家限制向 COMTRADE 解密 HS 六位码数据, 甚至超过 2 位的 HS 码数据, 应采取其他保密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形, 比如仅披露部分而非全部 6 位码数据。其六, 对转口

<sup>①</sup> Yi, X. Z. (2015).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trade driving demand for good data,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5\\_e/stat\\_03jul15\\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5_e/stat_03jul15_e.htm).

<sup>②</sup> <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newsletter/JanJun2015.asp#coordination6>.



贸易发达的贸易中心，必须调整其转口贸易数据。由于可得数据充分，中国大陆经由中国香港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数据已经调整，但比利时、荷兰和新加坡等未做调整。其七，识别二手资本品。HS 码和 COMTRADE 中报告的贸易不能区别资本品的新旧。需要一个精细的投入产出框架，以精确核算给定时期内这些全球生产中的增加值贸易。其八，某些特定的货物没有单独的 HS6 位码，比如个人电脑和其他电气设备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用做回收。其九，鼓励各国提供按贸易伙伴和服务类别（EBOPS 2012）区分的服务贸易数据。其十，加大力度降低国际贸易数据中的非对称性。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基础是国际投入产出（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ICIO）数据库。OECD 潜心研究国际投入产出表及相应数据库已达 20 余年之久。2016 年新版 TiVA 指标发布之时，相应的 ICIO 数据库已包括 61 个经济体，即 OECD、欧盟、二十国集团成员、大多数东盟成员、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突尼斯。随着数据可得性的增强，更多的国家有望添加进来。该数据库提供产业 × 产业表，其中产业（ISIC Rev. 3）有 34 个，时点有 7 个（1995、2000、2005、2008 - 2011）。

ICIO 的基本信息来源是许多国家官方编制的供给 - 使用表和/或投入产出表。ICIO 表主对角线上的板块，即国内部分，是将各国供给 - 使用表转化为基本价格并应用“固定产品销售”（fixed product sales）假设估计而来。ICIO 非对角线板块，是将进口使用表（基于购买者价格）同双边贸易最终使用数据合并估计而来。按设计，ICIO 的约束条件是官方国民账户增加值和生产统计、COICOP（和家庭最终消费）总值、其他最终需求和贸易结构。基于国民账户估计的货物（goods）贸易数据，不同于基于海关统计的货物（merchandise）贸易数据，后者在全球各国间也并非总是一致。这些差异都需要平衡处理，以最终估计 ICIO。完成上述过程所得到的单一年份 OECD ICIO，所占据的单元格达 550 万个。

ICIO 的主要特点或者创新有二。其一，充分考虑产业内出口公司和非出口公司之间的异质性。比如，将中国的出口公司分为加工贸易公司、非加工贸易公司和本土公司；将墨西哥公司分为全球制造商和其他。其二，基于国际收支统计和旅游卫星账户，从国民账户的贸易中剥离出非居民贸易来。这两大创新对 ICIO 估计结果的影响是很大的，从而能够更充分地展现全球价值链或者全球分割生产的真实情况。

开发 ICIO 和 TiVA 指标已是 OECD 的长期工作任务，未来的工作要点如下。其一，继续增加纳入核算的国家数量，拓展时序的长度。其二，通过即时估计（nowcasting）技术，提高核算结果的时效性。其三，更好地核算异质性，以改善核算结果的质量。其四，努力打造数据连接（如贸易同商业统计的连接）的最佳实践。其五，同各国统计机构一起，开发扩展的供给 - 使用表，既要区分出口公司和非出口公司，还要明确区分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除继续核算出口总值中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外，还要回答如下问题或类似问题：“国内”增加值有多少会留存在国内？其决定因素除劳动力成本外，还同如下问题相关：收入贸易（trade in income）如何同投资相关？什么利润由跨国企业汇走，经由何种渠道？

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可否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对应框架，从而避免为核算增加值贸易而另建一套统计系统？王直等（2015）的答案是肯定的。该文将一国总贸易流分解法扩展到部门、双边和双边部门层面，把各层面的国际贸易流都分解为增加值出口、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等，并根据贸易品的价值来源、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的不同，区分为 16 种不同路径，揭示了国际贸易研究中如下常用指标的方法论局限：贸易平衡、垂直专业化、增加值出口和显性比较优势等。该法显示，

在任意层面上均可明晰且完整地分解总值贸易流量，从而正确定义并测度跨国生产分工，深入探究各种与跨国生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相关的问题。<sup>①</sup>

## 六、国际金融统计的进展

### (一)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鸿沟正在缩小

改善国际金融网状联系数据，是缩小数据鸿沟（或信息鸿沟）的四大主题之一。数据鸿沟倡议（Data Gaps Initiative, DGI）由 G20 匹兹堡峰会（2009）提出。经第一阶段（DGI - 1, 2009 - 2014）实施后，国际数据鸿沟已明显缩小。数据鸿沟倡议中的建议内容，大多数在 2015 年或之前就已完成，其余部分有望在 2016 年早期完成（Goksu & van de Ven, 2015）<sup>②</sup>。

在国际银行业务统计（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IBS; DGI - 1 第 10/11 建议）方面，有 15 个 G20 国家向 BIS 定期报告这类数据，有 3 个国家（阿根廷、俄罗斯和沙特）报告这类数据的测试版，只有中国尚未报告。

在证券投资统计协同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 CPIS; DGI - 1 第 10/11 建议）方面，已有 16 个 G20 国家每半年向 IMF 报告数据，仅 1 个国家（澳大利亚）按年向 IMF 报告数据，仅 2 个国家（中国和沙特）尚未实施该建议。

在第一阶段（DGI - 1），为更好地监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凡基于现有来源得到的跨境头寸数据已纳入标准化的模板，在“全球主要指标”（Principle Global Indicators, PGI）网站<sup>③</sup>发布并定期更新。该网站的数据涵盖了 G20 经济体和 14 个非 G20 经济体。

已开发出数据模板，以评估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s）的国际信贷业务和融资债务，以及这些银行同各国国内银行之间的联系。相关数据已在各报告当局之间共享，概念性工作正在收尾，数据共享范围正（通过专门的报告）扩展到国际金融机构（DGI - 1 第 8&9 建议）。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DGI 仍需进入第二阶段（DGI - 2），以加强并巩固既有成果，促进高质量统计数据的交流，更好地服务于政策决策需要。DGI - 2 的目标：常规性地收集与发布可比、及时、一体、高质、标准化的统计数据，满足政策使用需求。DGI - 2 将继续实施 DGI - 1 的推荐内容，充分发掘既有投入的收益，但目标更为具体。其一，监测金融部门风险。相关建议有六条：金融稳健指标（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 FSI），FSI 集中与分布测度（FSI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Measures, CDM），全球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相关数据（G-SIFIs），影子银行，衍生金融产品，证券统计。其二，统计脆弱性、相互关联与溢出。相关建议有十一条，包括国际投资头寸、国际银行业务统计、证券统计协作调查、直接投资协作调查（CDIS）和非进银行企业的跨境暴露。其三，加强官方统计之间的沟通，包括国际

①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第 102 - 127 页。

② Goksu, E. B. & van de Ven, P. (2015). G - 20 Data Gaps Initiative (DGI): A Second Phase. See OECD *The Statistics Newsletter*, Issue No. 63, September, Page 3 - 8.

③ [www.principalglobalindicators.org](http://www.principalglobalindicators.org).



数据合作与沟通和推进数据共享。

DGI-2 将维持 DGI-1 的治理结构。事实证明, 该治理结构的成效是显著的。

## (二) 国际金融机构产出核算的进展

长期以来, 金融业的产出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难题。其中, 如何处理国际金融机构的产出? 该问题已列入国民账户核算的长期研究议程。

对各国而言, IMF、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通常是居住在“国际经济领土”上的非居民, 利用投入生产金融中介产出, 后者包括直接计量(收费)部分和间接计量部分, 由成员国共同拥有。该产出的定性和编制以及成员国对该产出的利用需要在 SNA 现行准则中得到阐述。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在第九次会议上(2015)审议了该问题, 考虑到资金成本方法和产出的非市场部分按成本估值, 承认该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SNA1993 引入概念“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FISIM)。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在第八次会议(2014)上, 商定了该类服务的一些测度问题, 同国际金融相关的具体内容如下。其一, 在估算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的进出口时, 应至少采用两组货币。其二, 该类服务的提供者如果居住在不同的经济体, 估算所依具体货币的参考利率不必相同。具体货币的参考利率如果没有国家估计数, 可选用伙伴国的信息或其他相关信息。<sup>①</sup>

## 七、跨境直接投资统计的进展

直接投资统计是世界经济统计学 2015 年的重点。代表文献来自两大国际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投资协作调查指南》(IMF, 2015)<sup>②</sup>, 《经合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准则的年度报告 2015》(OECD, 2015)<sup>③</sup>。

### (一)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指南 2015》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CDIS)由 IMF 统计部指导, 旨在获得 FDI 头寸的世界总数及其地理分布情况, 改善全球 FDI 数据质量, 有助于更精准地认识全球化。在该指南 2015 版付梓之际, CDIS 参与经济体已超过 100 个。

CDIS 提供了简化的调查方法, 不过也鼓励 FDI 数据编撰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使用更理想的方法。同 2010 版相比, CDIS 2015 版的结构相同, 且均同《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IMF, BPM6)和《FDI 基准定义》(OECD, BD4)充分一致。

CDIS 的目标在于收集、编制和发布如下数据。其一, 全面且协调的直接投资头寸数据: 股权同债务工具之间的细分, 其中债务工具进一步按资产和负债细分, 外商来资(inward direct investment)按直接投资者所属经济体细分,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按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2014).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Financial Production, Flows and Stocks 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T/ESA/STAT/SER.F/113.

<sup>②</sup> IMF (2015). *The 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Guide - 2015 (Pre-Publication Draft)*.

<sup>③</sup> OECD (2016). *Annual Report on 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5*.

直接投资企业所属经济体细分。其二，CDIS 参与国最好能同时编纂内向和外向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如果无法编好外向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最好能编好内向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其三，鼓励编制跨国公司属下各胞亲企业（fellow enterprises）之间的头寸数据，以及本土（residential）金融中介的净头寸数据。其四，部分经济体可能收集如下数据为己所用，而不必呈交给 IMF：产业细分数据；迂回投资（round tripping FDI）；收入；金融交易；基于其他基础的市值（如未上市股份的面值）；最终投资经济体（Ultimate Investment Economy, UIE）。

CDIS 识别待调查单位及彼此间的关系。直接投资涉及的机构之间存在某种直接投资关系：直接投资者（direct investor, DI），直接投资企业（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DIENT），胞亲企业。三者都是机构单位，其中 DI 和 DIENT 均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单位，但也可能是多个机构单位出于统计目的合并（consolidated or combined）而成的本土企业集团（Local enterprises group, LEG）。在 LEG 中，所有权链条（ownership chain）展示了各机构单位之间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与被控制链条（chain of control）。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关系可能会相当复杂，需基于控制或影响的显著程度来判断：紧密的（immediate）直接投资关系——DI 直接拥有其 DIENT 投票权的比例超过 10%（10% - 50% 为“显著影响”，超过 50% 为“控制”）；间接的（Indirect）的直接投资关系——DI 通过拥有一个 DIENT 的投票权而间接拥有另一个或多个 DIENT，或通过直接投资关系链条施加间接的控制和影响。识别所有权链条上 DI 综合影响的办法有二：直接影响或间接控制法（Direct Influence/Indirect Control Method, DIIC 法）——在所有权链条上，DI 在第一层联系（即前述之紧密的直接投资联系）中对 DIENT 的所有权占比超过 10%，但在随后各层联系中，由 DI 延伸出来的所有权占比必须超过 50%；参与倍增法（Participation Multiplication Method, PMM）——DI 对 DIENT 投票股份的参与份额至少达 10%，该份额基于各层参与（直接与间接）份额相乘累积而来。

CDIS 待调查信息：直接投资的工具（股权，投资基金份额，债务工具）。股权可分为上市股票、未上市股票和其他股份。投资基金份额，包括货币类和非货币类。债务工具，DI 各附属企业之间的直接投资债务头寸，可能包括存款、债务证券及其他债务工具。不包括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ESOs），一次性赠予。该指南介绍了各种工具的估值法：市值法和自有资金面值法（Own Funds at Book Value, OFBV）。其中，市值法由 BPM6 和 BD4 推荐，适于上市股份或公募股份；OFBV 适于非上市股份或非公募股份等。指南还介绍了 5 种标准调查表格（model survey forms）。

CDIS 结果的编纂遵循定向性原则（Directional Principle，即直接投资首先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类，然后再细分为资产与负债）。该原则也是 BPM6 推荐的两大原则之一。指南阐释了几种编纂特例，如相互直接投资、逆向投资和对胞亲企业的投资。

CDIS 的实施，包括如下环节：确立时间表，明确责任，创设或更新调查框架，明确调查框架中应收集的受访者信息，计算机化，应用调查框架，决定调查范围，联系受访人，处理覆盖范围小或回答率低的情形，编辑已收集数据或提高其有效性。

CDIS 数据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包括应用 CDIS 自评工具及同 IIP 数据保持一致。

CDIS 关于参与国 FDI 数据可得性的一个总结，参见本文附表。

## （二）《OECD 跨国企业准则 2015 年报》

《OECD 跨国企业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各国政府向跨国企业提出的建议，提出



了在全球背景下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并由符合适用法律及国际公认标准的自愿原则和标准。这是一份综合性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守则，迄今为止唯一经过多边商定，并且各国政府承诺推广。

《准则2015年报》旨在总结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OECD成员国执行《准则》的活动及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法律与政策的进展。各国国内及国际政策密切结合，有效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和公众对上述标准的预期，尤其是改善了企业行为。相关法律和政策行动包括如下内容：七国集团领导人将“负责任的企业行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RBC）倡议作为2015年议程首要优先项；OECD部长会议鼓励广泛采纳《准则》；联合国气变框架大会巴黎会议（COP 21）发布《可持续发展和气变协议》。《投资政策框架》设RBC专章；《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采纳了《指南》诸多内容；《OECD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简称OECD投资宣言）。

其二，“国家联络点”（National Contact Points, NCPs）活动。采纳《OECD投资宣言》的所有政府须同时遵守OECD关于《OECD跨国企业指南》的决定，包括建立NCPs。NCP是由加入国政府建立的机构，旨在协助企业及利益攸关方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和落实《准则》，并且搭建仲裁和调解平台，解决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在2015年末，在采纳《准则》的46国中，除埃及和约旦外，已有44国建立NCPs。这些NCPs或制定《准则》促进计划，或实施《准则》。NCPs向OECD投资委员会汇报各自行动，分享彼此经验。

其三，特定部门执行《准则》的情况。执行《准则》的特定部门主要包括矿业、采掘部门的利益关联者、农业、服装与鞋帽业、金融业。2015年的主要成就是OECD投资委员会批准了如下两个文件：《采掘部门重要利益攸关者调查指南》（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Meaningful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he Extractive Sector）；《负责任的农业供应链：OECD-FAO指南》（the OECD-FAO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OECD同中国政府和产业部门强力合作，推出了《中国负责任的矿业供应链调查指南》（Chinese Due Diligence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Mineral Supply Chains）。在服装与鞋帽供应链领域，下一个类似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随后将是金融领域。

其四，OECD同伙伴之间合作执行《准则》的情况。合作伙伴包括国家、地区、部门以及“全球负责任企业行为论坛”（Global Forum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GFRBC）。其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东南亚和印度。OECD同中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展开，包括在北京设立两个工作小组：其一同《准则》和NCPs有关，其二同负责任的矿业供应链相关。2015年GFRBC的焦点之一，是同时扩大并加快企业和政府的RBC行动。

## 八、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治理可能是一个新话题，但相关实践早已存在。

重要国际组织是世界经济统计工作尤其是统计制度建设工作的领导者。2015年发表的世界经济统计制度性文本（以世界或主要区域的经济统计为对象，相关制度性、方法性和实践性的手册与指南，以及按既定时间频率发布的系列出版物），充分显示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的显著特征。以下简要介绍这些国际组织。

其一，联合国，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 UNSC）及其监督机构联

合国统计司 (Statistics Division, UNSD)。

UNSC 是全球统计系统的最高机构, 是国际统计活动尤其是统计标准设立、概念与方法的开发及其国别、国际执行的最高决策单位, 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ECOSOC) 的功能性委员会之一, 负责监督 UNSD 的工作。UNSC 职责有五: 促进国别统计发展, 改善国际统计的可比性; 协调专门机构的统计工作; 开发秘书处的核心统计服务; 为组织统计信息收集、分析与传播等一般相关问题, 向联合国各机关提供建议; 一般性地促进统计和统计方法的改善。<sup>①</sup>

UNSD 负责改善全球统计系统。主要职责: 编纂和扩散全球统计信息, 为统计活动提出标准和规则, 支持成员国努力提高各自的统计体系, 促进国际统计活动的协调, 支持 UNSC 的活动。其关于世界经济统计相关的工作刊物包括 *Statistic Division in Brief*、*SNA News and Notes*、*ISWGNA Reports to UNSC*、*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Newsletter*、*Trade Statistics Newsletter*、*Th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F-SITS)*,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World Statistics Pocketbook* 和 *The Final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sup>②</sup>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 (Intersecretariat Working Group on National Accounts ISWGNA), 是 UNSC 设立的机构间单位, 接受 UNSC 的领导, 旨在促进同一领域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成员单位为如下五个国际组织: 欧盟统计办公室 (Eurosta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经合组织 (OECD), 联合国 (UN), 世界银行 (WB)。其职责有五: 提供战略观点、方向和合作, 以开发 SNA 的方法论, 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次统计体系中实施 SNA; 修订并更新 SNA, 支持国民账户及相关统计领域规范的国际统计标准和其他方法论文献; 促进开发各层次 (国别、区域和国际) 国民账户统计数据库; 促进执行 SNA 和相关统计; 促进政策形成过程应用 SNA 和相关统计。机关刊物为 *SNA News and Notes* (每年两期, 1995 年创立), 并向 UNSC 定期提交工作报告。<sup>③</sup>

其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统计司 (Statistics Department, STA)。定位: 全球宏观经济统计和金融统计提供全球领导性, 通过自身的分析、政策和运营工作提升国际统计议程并为 IMF 的使命和核心职能做出贡献。IMF 的核心职能有三: 多边监管、双边监管、金融部门监管和基金资源使用的监管; 全球经济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sup>④</sup>

IMF 的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Statistics Department at a Glance (annually)*、*IMF Committee on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Annual Report*、*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nformation Gaps Sixth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20 Data Gaps Initiative*。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Handbook on Securities Statistic (2015)*、*The 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Guide - 2015*、*Principal Global Indicator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Balance of Payment Statistics (BOP)*、*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and its Database*、*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CDIS)*、*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 (CPIS)*。

①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

② <https://unstats.un.org/home/>.

③ <https://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iswgna.asp>.

④ IMF (2016). *Statistics Department at A Glance*, page 5.



其三,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发展数据组(Development Data Group<sup>①</sup>)。宗旨:向世界银行内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国别统计数据和国际统计数据;改善成员国对统计信息的生产与使用能力。作为国际统计系统的一部分,该机构同其他组织就统计新方法、数据收集活动和统计能力建设项目展开合作。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cs* (2011年ICP综合报告,2015)、*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Global Economic Monitor*、*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和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其四,国际贸易组织(WTO)经济研究与统计司(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该司是WTO贸易统计和关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并参与WTO同其他组织间的统计活动<sup>②</sup>。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Annual Report*、*World Trade Report*、*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World and Regional Merchandise Export Profiles*、*World Merchandise Trade Commodity Profiles*、*Trade Profiles*、*World Tariff Profiles*。这些出版物均为年度系列。

其五,国际清算银行(BIS)货币与经济司(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BIS发布的统计是关于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及该体系活动信息的唯一来源,如金融稳定、国际货币溢出及全球流动性数据。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BIS Statistical Bulletin* 和 *BIS Quarterly Review*。<sup>③</sup> BIS是机构间经济与金融统计组(Inter-Agency Group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IAG)的成员,为IMF主持的“全球主要指标”(IMF Principal Global Indicators, PGI)提供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相关数据。

其六,经合组织(OECD)统计理事会(Statistics Directorate)<sup>④</sup>。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Statistical Insights*、*Statistics Brief*、*Statistics Newsletter*, 相关统计出版物发布的数据涉及金融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统计、领先指标和趋势调查、国民账户、价格与PPP和生产率统计。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Annual reports on the OECD*、*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5*、*OECD Economic Outlook*、*OECD Factbook*、*OECD Economic surveys* 和 *Going for Growth*。

OECD统计理事会还支持“促进21世纪统计发展的统计伙伴关系”(Partnership in Statistic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tatistics, PARIS21)<sup>⑤</sup>。后者由UN、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OECD、IMF和世界银行合作建立,旨在开发一种管理发展成果(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 Results, MfDR)的文化,主要活动就是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经济体设计、实施和监督“国家统计发展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s, NS-DS),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使用和生产统计数据。其机关刊物为 *The PARIS21 Bulletin* (半年刊)。

其七,欧盟统计办公室(Eurostat),是欧盟的专职统计部门。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ESS Vision 2020 News* (季刊) 和 *ESS Report* (年刊)。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①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Data Group, see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

② WTO (2017). Annual Report 2017, page 160.

③ <http://www.bis.org/statistics/index.htm?m=6%7C37>.

④ Statistics Directorate, OECD, <http://www.oecd.org/std/>.

⑤ OECD Partnership in Statistic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paris21.org/>.

*ESS Guidelines On Seasonal Adjustment* (2015 版)、*Eurostatistics-Data for short-term economic analysis*、*Basic figures on the EU* (季刊) 和 *Europe in figures* (年鉴)。

其八,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下设统计司 (Statistical Division)<sup>①</sup>, 主要职责是协调 UNECE 域内的国际统计活动、助力本地区统计系统的增强、现代化和协调。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全球生产测度指南》(2015) 和 *UNECE Countries in Figures* (年度)。该司工作接受部门委员会“欧洲统计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s, CES)<sup>②</sup> 指导。

## 九、小结

95% 的联合国会员国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 28.5% 的会员国全面推行了 2008 SNA, 另有部分经济体已开始部分推行 2008 SNA。全球生产核算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统计的热点, 欧洲经委会为此发布了《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为跨国企业的生产核算提供概念框架、区分全球生产制度安排的类型, 总结相关核算的最佳实践案例, 指明全球生产统计所需数据的来源, 探索国民账户相关登录办法, 列出了待研究的相关议程。2011 轮次 ICP 成果的发布, 继续引发讨论尤其是评估。中国历史 GDP 测度的热度近年来持续攀升, 相关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而且未来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国际贸易复杂性的增加, 更加增大了人们对优质外贸数据的需求。外贸统计数据的生产, 需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作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测度框架, 扩展的国际及全球账户体系将整合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维度、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 并强调要更多使用微观数据和行政管理数据。作为描绘世界分割生产最常用的方法, 全球投入产出表或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研发近年来取得较大突破, 取得系列显著成果, 但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经济体和更细致的行业类别, 仍受制于许多问题, 包括数据可得性和规范性问题。

国际金融统计工作的发展, 尤其是国际银行业统计和国际证券投资统计协同调查, 为缩小国际数据鸿沟做出了贡献。不过, 金融稳健性统计, 金融统计的脆弱性、相互关联与溢出, 国际数据共享, 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增加值核算, 仍待世界经济学界继续努力。

直接投资统计是 2015 年世界经济统计实践的重点。直接投资协作调查 (CDIS) 覆盖的经济体目前已超过 100 个, 调查方法更为简化, 数据分类更多、更细了, 受访企业直接投资关系的调查也更深入。“负责任的企业行为”(RBC) 受到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大力度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绝多数采纳《准则》的国家都成立了“国家联络点”, 并选定特定行业有序深入推进, 同更多伙伴国家协力, 加快落实《准则》。

生产的全球化加强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机制。本综述首次聚焦这个议题, 初步探讨了在该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和重要作用的相关国际组织, 描述了它们治理世界经济统计的机制。

### 英文参考文献

1. Al-Najjar, N. I. & Shmaya, E. (2015). Uncertainty and Disagreement in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3 (4), 778 - 808.

① <http://www.unece.org/statistics/about-us.html>.

② <http://www.unece.org/leginstr/stat.html>, <http://www.unece.org/stats/ces.html>.

2. Burke, M. , Dykema, J. , Lobell, D. B. , Miguel, E. & Satyanath, S. (2015) . Incorporating Climate Uncertainty into Estimates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2) , 461 –471.
3. Caporale, G. M. , Ali, F. M. & Spagnolo, N. (2015) .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A multivariate GARCH-in-mean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54, 70 –92.
4. Cogley, T. & Sargent, T. (2015) . Measuring Price-Level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2012.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4) , 827 –838.
5. Feenstra, R. C. , Inklaar, R. & Timmer, M. P. (2015) .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 3150 –3182.
6. Goksu, E. B. & van de Ven, P. (2015) . G –20 Data Gaps Initiative (DGI): A Second Phase. See OECD *The Statistics Newsletter*, Issue No. 63, September, Page 3 –8.
7. IMF (2015) . *The 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Guide –2015* (Pre-Publication Draft) .
8. IMF (2016) . *Statistics Department at A Glance*, page 5.
9. ISWGNA (2015) .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Units, *SNA News and Notes*, Number 38, December, page 2 –4.
10. ISWGNA (2015) .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SNA News and Notes*, Number 38, December, page 1 –2.
11. Jurado, K. , Ludvigson, S. C. & Ng, S. (2015) . Measuring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3) , 1177 –1216.
12. Manski, C. F. (2015) . 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in Official Economic Statistics: An Appraisal Fifty Years after Morgenster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3 (3) , 631 –653.
13. OECD (2016) . *Annual Report on 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5*.
14. Ramondo, N. , Rodríguez-Clare, A. & Tintelnot, F. (2015) .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Data and Stylized F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 530 –536.
15. Rossi, B. & Sekhposyan, T. (2015) .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Indices Based on Nowcast and Forecast Error Distrib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5) , 650 –655.
16. UNECE (2015) . *The Guidelines on Statistical Business Registers*. Geneva, ECE/C ES/39.
17. United Nations (2014) .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Financial Production, Flows and Stocks i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T/ESA/STAT/SER. F/113.
18.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2015) , *Guide to Measuring Global Produ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 van de Ven, Peter (2015) . IARIW-OECD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national accounts: “W (h)ither the SNA?” In OECD *The Statistics Newsletter*, Issue No. 63, September, page 12 –13.
20. World Bank (2015) .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cs: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21. WTO (2017) . *Annual Report 2017*, page 160.
22. Yi, X. Z. (2015) .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trade driving demand for good data,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5\\_e/stat\\_03jul15\\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5_e/stat_03jul15_e.htm).

#### 中文参考文献

1. 戴翔 (2015):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 《中国工业经济》, 第1期, 第78 –88页。
2. 孔庆峰、董虹蔚 (2015):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12期, 第158 –168页。
3.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秘书处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E/CN.3/2015/11。

4. 刘仕国 (2015): “2014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载于《世界经济年鉴 2015》(张宇燕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第 424-436 页。
5. 刘涛雄、徐晓飞 (2015): “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 《经济研究》, 第 12 期, 第 68-83 页。
6. 吕志鹏、王红云、赵彦云 (2015): “经济开放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 期, 第 14-24 页。
7. 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 (2015), “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 GDP 的测算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第 5 期, 第 187-202 页。
8. 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 (2015): “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研究》, 第 1 期, 第 168-182 页。
9. 苏治、徐淑丹 (2015): “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基于创新与效率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第 7 期, 第 4-25、205 页。
10.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 (2015):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中国社会科学》, 第 9 期, 第 102-127 页。
11. 闫坤、刘陈杰 (2015): “我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 《财贸经济》, 第 1 期, 第 17-26 页。
12. 杨耀武、杨澄宇 (2015): “中国基尼系数是否真地下降了? ——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数区间估计”, 《经济研究》, 第 3 期, 第 75-86 页。
13. 余芳东 (2015): “世界银行 2011 年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结果及局限”, 《统计研究》, 32 (1), 第 11-19 页。

附表 CDIS 成员经济体直接投资数据可得性, 2009-2015

	外来直接投资头寸							对外直接投资头寸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报告数据的经济体数量	91	97	107	109	110	110	107	62	68	75	75	76	76	73
中国	X	X	X	X	X	X	X							
中国香港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中国澳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美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日本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德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英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法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意大利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加拿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澳大利亚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韩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巴西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俄罗斯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印度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印度尼西亚	X	X	X	X	X	X	X							
南非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